

【特别报道 Special】

# 着眼全球经济回升 中国海运潜行破局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资企业加速投资海外港口。从瓜达尔港到巴拿马，从科隆坡到泽布鲁日，中国海运路线日渐清晰。

■ 本报记者 王莹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资企业加速投资海外港口。从瓜达尔港到巴拿马，从科隆坡到泽布鲁日，中国海运路线日渐清晰。

全球航运业不景气迫使全球其它地方的企业通过出售资产来降低债务，中国企业正好利用了在此过程中被压低的价格加速投资海外港口。从战略意义上来讲，不断扩张的航运网络，使得中国企业与全球主要港口建立了稳定联系。中国航运企业投资海外港口，有利于其在国际航运产业链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对中国大型航运企业来说，对港口的投资布局也是由单纯的航运承运人转变为全球物流经营人的一种战略选择。

## 海运路线图已然清晰 央企是港口建设主力

2月18日，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宣布将该国西部瓜达尔港的经营权由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转交给中国海外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中巴双方同时签署《瓜达尔港经营权移交合约》。5月23日，由中方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修建的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运营权正式确认由三家中国公司接管，分别是中国海外港口控股公司、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

而2010年巴拿马运河决定扩建时，就曾期待中资企业参与建设，一家中国公司就获得了挖掘河道的工程，目前在巴拿马当地投资的中国企业有数十家，中海、中远、华为等已在巴拿马投资数年。

从瓜达尔港到巴拿马，中国海运企业全球布局路线图已然形成。从2001年，中远美洲公司试水码头业务开始，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大幕开启。中远集团旗下中远太平洋，遍布海外枢纽港，包括希腊的比雷埃夫斯、埃及的塞得港、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新加坡等；以集装箱海运量计算，招商局国际是中国最大的港口

运营商。2011年，招商局国际取得了斯里兰卡科伦坡一个集装箱港口项目的控股权，2012年将其持股比例提高至85%。2012年12月29日，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的一家间接全资子公司，与吉布提港口和自由贸易区管理局订立购股协议，收购吉布提港有限公司(PDSA)已发行股本的23.5%。招商局还于2012年收购西非多哥集装箱码头的50%股份；进一步收购经营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南集装箱码头30%股权，持股达到85%。

而和记黄埔作为私人拥有的香港企业集团，全球性港口布局由来已久。2012年，和记黄埔港口集团旗下卡拉奇国际货柜码头公司与卡拉奇港口信托公司(KPT)达成协议，计划共同开发巴基斯坦卡拉奇港西码头三期项目。全球布局的步伐正在加快。2013

年3月，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已经购买了比利时泽布鲁日港码头24%的股权；招商局集团揽下坦桑尼亚巴加莫约经济特区的港口项目。

事实上，在揽下坦桑尼亚巴加莫约经济特区的港口项目之前，招商局国际作为中资企业投资非洲港口的排头兵，已经小有斩获。

2010年11月5日，招商局国际与中非发展基金共同投资成立的合资公司盛日与以星航运签订协议，盛日斥资1.54亿美元收购以星航运全资子公司庭堪岛集装箱码头公司(TICT)47.5%的股份。招商局国际和中非发展基金分别持有盛日60%和40%的权益。

基于在庭堪岛港口的成功经验，招商局国际加速在非洲港口的扩张步伐。

(下转第十八版)

【调查 In-depth story】

# 柯达重出江湖 迷茫前景未改

■ 本报记者 许意强

有望于9月3日正式脱离破产保护的柯达，距离其于2012年1月19日正式提出破产保护申请，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时间。《中国企业家》记者了解到，为顺利走出破产保护，柯达关闭其在全球的13家工厂、裁员人数高达近5万人，最终让公司整体背负的债务减少41亿美元。

这同时也让全球市场和消费者迅速抛弃柯达，将这个曾经的黄色胶卷巨头在脑海中“格式化”。在破产保护一年间，柯达并未能依靠新主营实现扭亏，只能不断变卖工厂、专利等资产。

走出破产保护的柯达，将成为一家专注商业和包装材料印刷的小型数码影像公司。不过，浙江万里学院客座教授冯洪江在接受《中国企业家》记者采访时表示，“柯达从大众消费市场向商用市场的转型，虽然通过业务收缩和专利出售等手段，解决了破产的燃眉之急。但这一转型却面临着传统大众零售业务资源的抛弃，而在商用业务领域，柯达则面临着重新起步，并无核心优势，

必须要面对一大批商用同行的挤压”。

## 伤筋动骨的破产转型

结束破产的柯达，预计公司营收有望达到25亿美元。不过，这一规模仅为公司提交破产申请时的一半左右。离公司发展巅峰时期的规模更是相差甚远。

过去一年多来，为了尽快走出破产保护，柯达采取了“出售大量业务和核心专利技术”这一伤筋动骨式自我拯救。

今年4月，柯达以6.5亿美元的价格向英国养老基金出售电影和印刷业务，用以部分抵充英国养老基金向柯达发起的28亿美元索赔。今年6月，柯达与摩根大通、美洲银行和巴克莱银行达成一项8.95亿美元的融资协议。公司还计划通过出售3400万股股票的方式以偿还债务，这部分股票总价值4.06亿美元，相当于重组后公司股本的85%，所得收益将归债权人所有。

(下转第十八版)

【世界观 Review】

# 洋品牌强势或源于 反垄断法的选择性实施

■ 时飞

本就不平静的中国奶业市场在进入2013年7月份以来再掀波澜：合生元、惠氏、多美滋等多家境外品牌奶粉纷纷遭到国家发改委的反垄断调查，认为这些知名品牌存在着控制经销商和终端零售商的定价权，进而限制、排除其他奶业品牌进入中国奶业市场的嫌疑。无独有偶，在中国液态奶包装市场占有率重要地位的瑞士利乐公司也在2013年7月5日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立案调查。在奶业市场的反垄断调查风生水起的同时，国家发改委还约谈了其他30家跨国企业，强调中国政府执行反垄断法的决心和力度。

在市场对安全奶粉品牌需求激增的背景下，一方面，外资品牌大举进入中国市场进而占据着明显优势地位，并因此形成明显的市场控制地位。而与此同时，中国奶业品牌因在三鹿奶粉事件以及一系列的其他奶粉安全事故中暴露出来的安全问题的未能彻底根治，进而导致了整个奶业市场的公信力危机迄今，从而影响着中国消费者的商品选择，同样是不争的事实。这样一个深刻的背景，让外资品牌在中国奶业相关市场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契机和空间，店大欺客的现象在这些洋品牌中蔓延开来，同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毕竟，面对这样一个无法自我生产出足够安全和可信任的奶粉的市场，跑马占地的市场竞争机制在作为市场经济的制度保障和制度架构的相关法治建设仍然存在大片空白的语境中，基于适应一方水土的基本逻辑以及强化自省的市场占有率的充分激励，转变为利用监管漏洞来形成市场优势，也就成为这些洋品牌的自然选择了。我们在审视外资品牌在国内的颐指气使的时候，不妨注意是什么样的激励机制使得这些在其本土可能是奉公守法的范本的企业们转变为与本土企业一样的愿意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和“阳奉阴违”的策略在中国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

外商企业在华滥用支配优势，形成价格联盟，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这些行径不独中国市场，在其本国市场亦复如此。因此，切不可因为反垄断法在外商企业涉嫌违法市场竞争的时候被频频祭出就担心会削弱中国固有的市场吸引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在反垄断法试水外商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垄断行为的时候，尤其需要正视的问题恰恰在于有关部门是否只是在选择性执法。如果说外商企业会因为中国政府相应职能部门祭出反垄断法而作出相应的市场撤回，那一定不是因为反垄断法实施的缘故，而一定是反垄断法选择性实施的缘故。

历数反垄断法制定以来国家发改委以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凭借反垄断法的威慑机制而实施的“约谈”方式即可达到管中窥豹之效。如果说，在中国相关市场上最具有垄断地位并频繁滥用其支配地位形成价格联盟并排斥市场竞争的众多企业中一定不缺乏优势外商企业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得出结论说众多垄断了石油、电力、银行、保险、粮食等重要民生领域的大型、巨型国有企业出现的频率及其所施加的优势控制同样是这些外资企业所望尘莫及的。迄今为止我们很难看到或听闻那些凭借行政垄断优势而占据市场优势乃至是全方位垄断的国有企业被约谈，这也正好印证了“约谈”机制奉行双重标准的先前批评之声。

通过反垄断法的实施，是为了维系市场的充分竞争，从而给予消费者以更为优渥的市场选择机会，还是以反垄断法的执行为经济民族主义保驾护航，显然是考验执法者的政治智慧的重要考题。这样的考题不仅以反垄断法的执行为追问对象，而同时在诸如中国进口的高档汽车的问题上早就已经彰显出来。仅仅是将这种严重不平等的购买成本归结为外商企业对华的有意为之乃是刻意忽略甚至是有意识地转移了依附在进口高档汽车背后的不合理的税收机制对这种畸高价格机制的触发。如果说在进口汽车的高税收设置并未带来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竞争力的提升，而只是将消费者的消费成本人为拔高的话，那么，在中国的乳业迄今仍然普遍声誉不佳、消费者普遍不信任、安全难有充分保障的语境中，针对外商知名奶企严厉反垄断法，就难免存在着对本土乳业的基于经济民族主义保护逻辑的偏颇行径。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市场，这是在看待有关方面频频祭出反垄断法的杀招时需要予以严肃关注的。

【一周 A week】

上周

>>8月26日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公布2013年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预测，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从此前的2.4%下调至1.8%。这是该部门今年第二次大幅调降经济增长预期。

>>8月29日 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第二季度，全球主要经济体商品贸易额环比小幅下降。

本周

>>9月4日 澳大利亚公布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欧元区公布第二季度GDP修正值；美国公布7月贸易数据；加拿大央行公布利率决定；日本央行公布利率决定。

>>9月5日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至6日)。

